

报告文学集



# 开拓者

重庆出版社

I25/55

---

报告文学集

---

**开 拓 者**

---

本 社 编

---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三年·重庆

封面设计：王庆伦

**开 拓 者** (报告文学集)

---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四 川 省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375 插页4 字数205千  
1983年10月第一版 1983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2,500

---

书号：10114·75

定价：0.85元

# 读《开拓者》

(代序)

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开拓的时代。我们的时代需要千千万万的开拓者。我们希望读到昂扬奋发、鼓舞人心的开拓者之歌。这正是我们的文学工作者、特别是报告文学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的责任。

近代报告文学的发生，与新兴报刊读者的要求分不开，希望对大家所关心的事件尽快作出远较新闻、通讯为详尽、形象、生动的报告。要迅速地使丰富多采的人物事件呈献于读者之前，这就决定了报告文学要尽可能短小精悍、多姿多彩。倘忽视了这些特点，特别是忽视了报告文学题材内容的社会性和人物情节的真实性，就将导致报告文学的取消。我们以为是不可取的。

本书收入报告文学十七篇，从各个不同的侧面着重反映了重庆地区置身于改革潮流中若干大大小小的开拓者的肖像，多少也展示了当今社会在改革中奋进的情景，和引人向上的心灵美的闪光。由于写到的人物身世的曲折，某些篇章不免有传奇的色彩，但都是社会真实的记录。作品虽有巧拙

20806

## 目 次

选择 .....	夏树人( 1 )
弃水之争 .....	殷 白( 29 )
追波撑浪一小丫 .....	任宗景( 45 )
开拓者 .....	杨永年( 79 )
公仆 .....	赖朝树(100)
一枝芙蓉出水来 .....	里 郎(119)
师表 .....	周显军 曾祥光(138)
炎黄子孙 .....	李哲良(160)
叫“死神”却步的人 .....	伊 丽(191)
生命的旋律 .....	张天授 谢 开(205)
大巴山的儿子 .....	凌承纬(228)
美好的工程 .....	陈兴无(252)
夫妻之间 .....	李光荣(270)
店堂生涯二十春 .....	裴小惠(280)
可以中途“溜号”的人 .....	廖崇新(288)
小店春秋 .....	刘庆丰(300)
人生的交叉路口 .....	文国栋(318)

夏 树 人

## 选 择

假如我能再获得一次生命，我将走同样的道路。

——主人公的话。

### 大洋彼岸的呼唤

一架银白色的波音747客机，在北京机场腾空而起。一位年逾半百的中国妇女倚窗而坐，她的心，正以超音速的速度向海外亲人飞去。

她还会回来吗？

“洪范老师受了二十多年委屈，她不会回来了。”许多人都这么说。

这些话，她已经听不见了。舷窗外的苍茫云海，犹如沧桑人生，勾起她无限情思。上个月在美国大使馆领事处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



她排队领了申请表，一看，四十个项目，全是英文，祖宗三代，本人眼睛、皮肤、头发是什么颜色，统统要填。“这难不倒我。”她抽出钢笔，唰唰唰，马上填好。排队的人投来羡慕的眼光：“你真方便，我们还要请人翻译，请人填写，排两次队。”她不好意思了，垂下眼帘：“我是英语教师。”心里却想，如果不当二十一年“右派”，如今怎能自己读懂和填上这表呢？真是祸兮福所倚呀！能操一口流利汉语的美国领事，见她懂英语，便用英语问她：“你打算到美国探亲多久？”她也用英语回答：“和家人团聚一下，六个月时间足够了。”她请准的是一年的探亲假，但她知道，美国对入境探亲限定的时间是六个月，如需延长，到时可再申请。“你们家庭为你申请过移民吗？”精明的领事看罢申请表，立即判定她家有能力强为她办移民手续。“我在此有永久性职业，许多事等着我去做，我需要尽快回来。”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好吧，请。盖个章，八美元。

她吃了一片晕机药。她晕机，妹妹多次来信叮嘱，要她乘北京—卡拉奇—贝尔格莱德—苏黎士—纽约的外国班机，因为这条航线服务质量最好。她却选中了有中国民航的航线，希望付出的钱尽可能多地留给我们中国。她才不在乎服务态度的好坏哩，历尽二十一年坎坷生涯的人，还会计较这个吗！

旅途一路风顺，她对自己的选择十分满意，正象她当初选择留在祖国一样。——她曾经是一位非常聪慧、俊秀的姑娘，父母的掌上明珠。她父亲曾留学美国，任职铁道总工程师

师，母亲是大学毕业生、高中英语教师。她十八岁考上协和大学医学预科班，就读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三年预科，五年本科，读完就是医学博士。然而，一九四八年秋天，正当全家移居海外的时刻，她却抛下了别人做梦也攀不上的美好前程，离开了双亲，从家里出走，投奔大别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她随着南下大军再度进入南京。在前进的军号声中，又参加了二野西南服务团，奔赴大西南，来到四川内江专区。当过军代表的联络组长。做过财经、文教和干部理论教育工作。她把火热的青春献给了新中国的建设，也在沸腾的建设中饱享了人生的欢乐。

飞机在气流冲击下开始颠簸，使她感到有些难受。这也有点象人生途中难免的颠簸吧？

五七年，她没贴一张大字报，没提一条意见，但因要命的海外关系，加上她过去在理论学习中对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是否平等发表过看法，她被划为了极右派分子，送农村监督改造。

留在祖国错了吗？没有！认定的事决不回头，做过的事决不后悔。如果自己和工农感情有差距，还可以脱胎换骨嘛！在宣布开除她党籍的大会上，她向党保证：“我一定以实际行动，争取十年内重新回到党的队伍。”可紧接着，丈夫又提出离婚。她一下呆了。她的家，是内江地区有名的模范家庭呀！他们是在南下后在南京认识的。进军西南时又同在干部队，一个是指导员，一个是文书。他当过印刷工人，三八年参加革命，脚穿老布鞋，能作大报告。尽管他比她大十三岁，



但当他在行军途中正式向她求婚时，她立即答应了。此时，她已经有了四个女儿，大的七岁，小的才两岁。她已经离开了父母，难道还能再失去丈夫和孩子吗？她再次面临着选择：一个共产党员，爱党胜过自己的生命，为了保存党的干部，为了不影响孩子的前程，还有什么个人幸福不能牺牲的呢？她黯然提笔签字，同意离婚。可当法院同志一走，她禁不住失声痛哭。离别父母十年以来，她第一次哭了……

半个世纪的人生历程，艰辛而漫长；数万里的远程旅途，却不消一天就完成了。现代科技把空间缩小了，从东京到纽约，飞了地球整整半圈，由于时差，反而赚了二十分钟。

飞抵纽约的时候，晕机药已吃完。飞机降落使她耳鸣，心跳。她睁不开眼，站不起来，极度晕眩……

她终于休克了。哦，那不正是她在离内江最远的简阳县农村劳动改造的时候吗？那年头，饥馑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她举目无亲，一年没沾过一颗大米，桑叶、南瓜叶什么都吃过。冬天穿的布鞋，是一双死人穿过没人要的。她病了，连续几年闭经，得了局灶型肺结核、心脏三尖瓣闭锁不全、恶性贫血、腹泻和水肿。全身都肿了，躺在床上昏迷不醒，没人知道。死神已经来到她身边，低声告诉她：你太累太饿了，永远地休息吧。她惊觉起来：“我不能死，我要活！我还要看看四个孩子……”她挣扎着爬起来，双手扶墙走着，走着，直到有人看见她。好心的人劝她，到新疆去吧，那里能吃一口饱饭。她摇摇头：“我不去，党没有安排我去。”经受再大的考验，也要争取归队。多亏龙婆婆挖来牛皮菜菔给她充饥，妇

女队长捡来小包谷，用烘笼烤熟，也分给她一份。她居然奇迹般地活过来了。

六一年秋，县委叫她回城治病，年底给她摘了帽。她挥笔疾书，托春风把这一喜讯告诉孩子的爸爸。他留过话，摘帽就复婚。鸿雁很快飞回来了。她带着微笑打开信纸：“……得知你将安排工作，我很高兴。但你不必来看孩子。孩子们需要有个妈妈，我已经给她们另外找了个妈妈……”

哦！打击，又一个沉重的打击……

她再次昏死过去了。这次可在文革期间。

六二年春，她被分到一所公社小学当教师。一年半后，她申请教中学，来到一所离县城更远的区属学校三星中学教英语，她决心以此作为终身职业。这时，一位外语教师不期而至地走进了她的生活。他叫周为，是个正直、善良的人。早年在大学也积极参加过学生运动，也加入过地下党，虽然没戴过“右派”帽子，命运也同样坎坷。他们在一间旧庙改成的戏台旁的偏屋里安了家。年久裂缝的楼板下面是猪圈，屋旁是厕所，门口的楼梯摇摇晃晃，屋内没有一张抽屜桌，没有电灯，只有一张单人床，可她很满足。辛苦三年，把学生初中教毕业了，她正准备申请教高中，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她被第一个赶下讲台，被打得头破血流，昏死过去。

幸亏周为把她背回家，养好了伤。然而，她又第二次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一群学生悄悄来看望她了，“洪老师，想开些，看远些，多保养身体。”“谢谢你们，我相信我今后对

国家还会有用的。”学生们惊奇地打量着她，怜悯地说：“洪老师已经山穷水尽了，还说有用！”哎，好心的初中毕业生，你们太年轻，不知道在“山穷水尽”的后面，还会有“柳暗花明”啊！

可是，还会再次离婚吗？他压根儿没有想这件事，他一心为她的健康操心。她内分泌失调了，基础代谢达到76%，一米六三的高个，瘦得不到七十斤，只剩一张皮包骨。她再一次被死神缠住了……

昏迷中，她觉察到空中小姐在给她输氧——她现在已经到了美国。机长马上用电话通知机场主楼送来轮椅，把她推出机舱，帮她提行李，办好入境手续。又在广播中叫她大妹在不用排队海关三号出口处接人，免去验关手续，把她直接交到了亲人手里。她渐渐苏醒过来，不由感到纳闷，这里的机务、海关人员为什么对她如此优厚？难道是怕脸色苍白的她晕死在机场吗？当然不是。后来她才知道，美国并不欢迎大量移民，用他们的话说，如果十亿中国人都移到美国，美洲非沉下海底不可！但他们每年却要从各国挖来九千多名知识分子。给这些人入境以方便，正是笼络他们长期留下的第一步。而她护照上填的职业，正是“高校教师”哩！

## 特别大学生

大妹、妹夫扶她上了小汽车，驱车经纽约市，过华盛顿大桥。五光十色的建筑、公园、指路牌，轮番闪过，令人眼

花缭乱。大妹这才讲，他们的家住在新泽西州乡下梯纳克小镇旁。“你们不是说都混得不错吗，怎么住在乡下？”“美国只有经济差的人住在市内，那儿空气污浊，阳光不足，治安也差。乡下环境好，有钱人才住得起。”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了两小时，到家了。果然名不虚传，大妹的别墅好得超出她的想象。屋外的汽车房，都远比她的寝室富丽堂皇。客厅里十几盏吊灯，餐室里宝气珠光。厨房、家庭娱乐厅、卧房、书房，应有尽有。盥洗室、换衣间，每人一套。地下室可以放电影、开舞会，连厕所都铺着红地毯。父亲当年的别墅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她目不暇接，因旅途劳累，直想睡。可电话铃响了。弟弟和母亲同住在一起，远在田纳西州的纳克斯威尔，隔好几个州，可打电话很方便。弟弟劈头就说：“你到了，很好。现在该考虑下一步了，怎么办？办移民手续吧，我们保证把你丈夫和女儿也弄来。”弟弟一口气说出全家安排已久的计划。尽管他们在信中就提出过移民，她也早就表示过谢绝。而一旦亲临这花花世界，这种安排是多么地诱人。何况又刚见面，也不能叫母亲太难过。她推了：“这事我没想过，休息几天再说。”弟弟只好说：“对，对，休息休息再说。”

母亲接过话筒说话了。这是分别三十二年来，第一次听到母亲的声音：“既来之则安之。欲安必先定，定了才能安排以后的生活。”父亲已于六九年病逝。母亲已年近八旬，双目视网膜脱落，安了两次心脏起搏器，她再也不愿让心爱的长女离开自己了。

她睡去了。母亲、弟、妹却在电话中唠叨了半夜。就象

从虎口里救出亲人一样，唯恐再落入虎口。母亲信心最足：“我的女儿我知道。你们不忙说，要慢慢来。让她多看看，使她从不习惯到习惯，从习惯到熟悉，从熟悉到爱美国，从爱美国到舍不得离开，从舍不得离开到决心留下来。”当年做过中学校长的老母亲，运用她平生积累的所有经验，调动她能支配的一切力量，给弟妹们亲授了一套又一套锦囊妙计。

“让她多看看。”——把她安排到小妹家去了。大妹在纽约市布洛克林区任图书馆馆长，每天上下班单开小汽车就要花四小时，又有心脏病。大妹夫也忙，他们没有精力照顾她。她便跟着小妹住。小妹和小妹夫都是化学工程师，住在普林斯顿附近的劳伦斯威尔，离大妹家约两小时的路程。小妹家比大妹家还要阔气。口渴了从不喝开水，每天单饮料就有八九种，水果一买几大箱，煮饭用微波炉，生鸡放进去，到时候端出来就吃。牛肉、罐头、银耳汤，想吃多少有多少。上等瓷器餐具三四套，西餐全部用银器。房子多得住不完，还有一套三间卧室的房子出租。简直令人咋舌！主人总是爱让客人看自己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亲姊妹也不例外。她们所展示的一切，都在无声地炫耀：留下吧，看这里是多么富有！

然而，她却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为了适应时差，东半球的人到西半球，头五天要午睡。到了第七天，她还睡。小妹忍不住，焦虑地问：“姐姐，你哪儿有病？”她又高又大，满头黑发，体重一百二十斤，比小妹还显得年轻。——她文革期间患过重病，全靠周为搀扶着她，忍辱负重，东托西找，在县中医院住了院。以后又到成都川医检查，查出是甲亢，经

过碘131放射治疗，半年后病情缓解了。她还有子宫瘤，在农村老大娘家里解便，血一崩便染红大半个便桶。幸好文革后期学校来了个老支部书记吴学良，对知识分子比较了解尊重，对她也是同情的。她抓紧机会，每天早晨坚持跑步，打太极拳，舞太极剑，防止了病情恶化。七七年春天，她第二次摘帽了，一个北京来的针刺麻醉医疗队，给她切除了子宫瘤。瘤子一除，人也胖了。——这一切，她感到没必要对妹妹多讲，只说了句。“我现在什么慢性病也没有呀！”小妹马上笑逐颜开，在美国，医药费可贵得吓人呢！“那你为什么老睡午觉？”“我们中国有这个习惯，机关、学校、工厂的白班都有午睡制度，农民在夏天也午睡。”乖乖！以后每当有人来打听到中国旅游的注意事项，小妹都要补充一句：“到了中国午饭后可别出门，全国都睡了。”

小妹对中国的午睡，印象为什么如此的深？原来，美国除了病人和八十岁以上的有钱老人，连儿童都不睡午觉。这里竞争太激烈，生活太紧张。大学毕业生有一半当年找不到工作。小妹原是纽约市一所大医院的实验研究员，连生两个小孩，因请人带不合算，自己带了五年孩子，结果知识落后了，尽管她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也只好在一所县医院的化验室当化验员。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就直奔厨房，在冰箱里抓起蛋糕、水果，又跑到车房，边开车边吃饭，紧张得象打仗一样。小妹夫在一家大石油公司工作，每天要到邻州的费城上班，来回乘车四小时，回家后精疲力尽，还要做家务，待到打开电视机，就坐在沙发上睡着了。难怪美国心

脏病发病率最高，洪家就有两个人死于心脏病。

“让她去读书，想读多久就读多久。适应了，不就能留下了吗？”小妹家有三部电话机，和母亲有“热线联系”。母亲的安排，正合她意。她一生虽然坎坷，但始终没有失去为党为人民工作的信心。即使带病蹲牛棚的岁月，她也在坚持学外语。她一有空就学，学完了全套许国璋编的和余大因编的英语教材，又学了其它四套英语教材，读完了英文版《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还念了许多英文版小说，细读每周的英文版《北京周报》。这些都学完了，本地再买不到什么英文书了，她又开始如饥似渴地自学俄语、法语。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第二次摘帽后，果然回到了离别十一载的讲台，教了两年高中英语。七八年暑假，一个偶然的时机，她的入党介绍人肖林推荐她到成都四个单位办的英语班，讲了一个月的英语课，大受欢迎。有两所大学立即派人到简阳县来，要调她和她的爱人。这引起了内江地区的重视，七九年一月，她终于被近水楼台的内江师专所调进。从此，她又回到了以盛产蔗糖闻名的甜城内江。七九年，对历尽艰辛的她来说，真是一个大喜之年。五月，地委改正了她的右派分子一案，她终于实现了重新回到党内的夙愿。八月，党委安排她担任外语科党支部书记兼科的副主任。九月，外语科第一届新生入学，科里只有四名教师能上课，她虽身兼二职，却带头每周上十二节英语精读课。她白天要上课、处理行政事务，每天晚上备课都备到深夜十二点。一墙之隔的邻居、物理科党支部唐文杰看到不忍心，说：“老太婆，身体垮了不行呀！”“我耽误了不少时间，课要备

好点才行。”她只读过大学低年级，教高校可不能马虎。不懂就问，有空就钻。每教一课书，教案要写二、三十页，书写工整，格式讲究，讲课很受欢迎。正当她在生活的航程里重新起锚扬帆的时候，七九年九月，她收到了小妹托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外寻人部找她的信。一年以后，她赴美探亲的申请被批准了。——她把此行当作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提高自己对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考察美国社会，了解美国学校的行政管理和教学管理，正是她来此的重要目的。

她已年过五十，不能再浪费有限的时间了。到美国才十天，她便上学读书，成了一名特别的大学生。弟妹家每人都有一辆小汽车，但都要上班用。为了不让弟妹为她的交通操劳，她选择了一所步行四十五分钟便可到达的私立大学——莱德尔大学，注册了一门教育课程。在美国上大学，每学期一个人一般要花几千美元。她因省了食宿费，只花了三百美元的学费。她的教授非常严格，每周要她看大量英文参考书，交英文报告，还要书面测验，上讲台用英语试讲。过去自学那点英语能力不够用了。“我不能给中国教师丢脸！”她抓紧每个机会拼命学习；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找美国人交谈，向侄儿请教，记英语日记，还买了部英文打字机，学会了英文打字。对课程更不放松，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步行到校，中午和大多数周末都待在图书馆埋头苦读，认真完成每项作业。一学期以后，她读完了这门课，取得了优异成绩，并能自如地用英语参加社交了。

看她终日忙碌，拼命学习，英语口语讲得那么流利，亲



人们十分高兴：她今后在美国生活，决不会感到吃力了！

## 走访教育家

一年探亲假满了，她没有回来。内江师专里又议论开了：“她果然不回来了！”但邻居老唐相信她会回来，“她过年还给我寄过圣诞老人画片。她和周为书信频繁，每次都讲要回来。”她的学生喻锡生，也相信她会回来。他永远忘不了她出国前在班上作的一次报告。那是个“从我做起”的主题班会，她从晚上七点，一直讲到深夜十二点过，讲了五个多钟头，工友来催关门熄灯，同学还不肯走。女同学感动得下泪，男同学激动得到凌晨一点还不能入睡，都说她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在任何场合都维护党，维护祖国，维护社会主义。第二天，班上就有同学交了入党申请书，喻锡生就是其中的一个。她临走前，还亲自找喻锡生等五位同学谈过话，鼓励他们继续努力争取入党。她出国后，还给全班同学寄来过英文打印的信，勉励大家好好学习，说她一定回来。——可她人呢，为什么还不见回来？

母亲的计划在继续执行。她也“将计就计”，尽力达到自己的目的。

“尽量满足她的要求。”这也正合她意。她此行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的成就，扩大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入学不久，十月一日快到了，她想搞个国庆庆祝活动。小妹很奇怪：“美国老百姓只过圣诞节，不管独立节，那